

法式善和他的《梧门诗话》

宏伟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梧门诗话》是清代蒙古族作家法式善的论诗专著。法式善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大环境下进行文学创作,他受到了王士禛和袁枚的直接影响。但他并未盲从,而学习王士禛和袁枚的同时,针对当时诗坛上的现象,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经验和审美情趣,在《梧门诗话》的诗歌品评中提出了自己别树一帜的诗学观点。他在《梧门诗话》中以“性情”为主的前提下,提出了自然新丽、幽峭、含蓄有味、精练有骨等诗歌本体、风格、创作技巧、内容与形式等方面的观点。这无论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还是在蒙古族古代文论的建成中都有其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法式善; 梧门诗话

中图分类号: I052

文献标识码: A

一、法式善的生平及其创作

法式善(1753~1813)是清代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年间著名的蒙古族汉文诗人、诗歌理论家。字开文,号诗龛、时帆、梧门、陶庐、小西崖居士。原名运昌,乾隆五十年(1785)中进士时,乾隆皇帝亲改其名为“法式善”,满语为“奋勉有为”之意。蒙古乌尔济氏,清代隶内务府正黄旗人。关于他的姓氏,记载种种。由浙江巡抚阮元所撰写的《梧门先生年谱》中称:“法式善,蒙乌尔济氏。”^[1]赵怀玉的《御国织染局司库伍尧君家传》和王芑孙的《内务府司库广公墓志铭》是法式善在其生父去世之后,托其两位文友赵怀玉、王芑孙撰写的碑文。赵怀玉所撰的墓志铭中曰:“君姓伍尧氏,讳广顺,字熙若,号秀峰,蒙古正黄旗人,世居察哈尔。”^[2]王芑孙所撰的墓志铭中曰:“公讳广顺,字熙若,号秀峰,蒙古正黄旗人,其氏曰伍尧。”^[3]《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录载蒙古姓氏二百多种,其中无“蒙乌吉”一姓。而乾隆年间纂的《皇朝通志》“氏族略”录载了蒙古八旗姓氏,其中有伍尧氏,并注明“世居察哈尔地。”^[4]可见法式善并非乌吉氏,而是伍尧氏。法式善本人也在自己的《〈重修氏谱〉序》中自称:“吾家先世虽繁衍,然莫详其世系。我曾祖修祖谱时,惟记有元以来历三十五世之语,而未载世居何地,相沿为蒙乌尔吉氏。法式善官学士时,高宗纯皇帝召对询及家氏,谕云:‘蒙乌尔吉者统姓耳。天聪时,有察哈尔蒙古来归隶满洲都统内府正黄旗包衣,为伍尧氏,汝其裔乎。盖蒙乌尔吉远宗统姓,而伍尧则本支专姓也。今族中惟知蒙伍尔吉,而不知伍尧。’”^[5]法式善的父祖辈均在清廷供职,但职位都不高。其始祖福乐“以军功从龙入关,隶内务府正黄旗。”^[1]曾祖六格和祖父平安均为书生。生父广顺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初任笔帖式,后补为御园织染局司库。法式善乾隆十八年(1753)生于京城。刚满月,其大叔和顺抚养,七岁从师读书。乾隆二十七年(1762),养父和顺去世,家境日益窘迫,未能延师,其庶母韩氏“以教书自任”,“教识字,诵陶诗。”对他“戒条甚密,一篇不熟,则不命食;一艺不成,则不命寝。”而韩氏本人也“亦未尝食,未尝寝。”^[6]在韩氏的辛勤严教下,法式善从十二岁即喜吟咏,养成了好诗爱书的兴趣。十六岁入咸安宫官学肄业。乾隆四十四年(1799)乡试中举,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擢司业。五十年(1785)移左庶子,五十一年(1786)迁侍读学士,五十六年(1791)大考不合格,左迁工部员外郎。五十八年(1793)升祭酒。嘉庆四年(1799),坐言事不当,免官。七年(1802)迁侍讲学士,会大考,复降赞善。十年(1805)升侍讲学士,坐修书不谨,贬秩为庶子。《清史列传》中曰:“所居在地安门北明西崖李东阳旧址也。背城面市,一亩之宫,有诗龛及梧门书屋,室中收藏万卷,间以法书名画,外则蒔竹数百竿,寒声疏影,翛然如在岩谷间。”^[7]

法式善生长在文士世家,从小刻苦用功,好吟咏。做官之后也多为闲官,屡起屡蹶,官不越四品。而且本人也“宦心如云薄,诗情比石顽”,过着“朝起读书暮饮酒”的儒雅生活,终生创作了卷

帙浩繁的作品，蜚声于乾嘉文坛。其生父广顺雅好词章，“夜半忽起，所笔疾书，得偈五首。”^[6]清代满族文人铁保等编撰的《熙朝雅颂集》中收其《夜步》、《赠僧》、《秋万玉泉山即事》等诗。法式善养母韩氏是汉军正黄旗韩锦之女，“五岁读宋五子书，十三通经史”^[6]，著有《绿萃堂遗诗》。法式善之孙来秀，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也是杰出的蒙古族汉文诗人。著有《扫叶亭咏史诗集》四卷、《扫叶亭诗集》、《来子俊望江南词》等。

法式善的著作卷帙浩繁、门类众多，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首先他是位优秀的编撰家。他曾参加过《四库全书》、《全唐文》、《国朝文颖》、《熙朝雅颂集》（续编）等巨著的编撰工作。他还注意搜集和整理了当时的丰富资料。他任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时，留意于搜集清代科举考试资料，编著《清秘述闻》、《槐厅载笔》两书。《清秘述闻》共十六卷，记录了从清顺治二年（1645）至嘉庆四年（1799）之间的每年考官、考题以及考生的姓名、籍贯、各省学校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任职时间等。《槐厅载笔》分类记录了清代文人作品中的有关考试方面的文章。此书“凡所征引具有成编，都非臆造的断章取义，葑菲不遗。费以全书，遂湮只句，轶闻逸事，求备取盈而已。”^[8]时人称这两部著作为“实事求是，文献足征，详矣，确矣。”^[9]赵味本在《〈槐厅载笔〉序》中称赞曰：“述闻、载笔二书皆不朽业。”^[8]他所编辑的著作还有《同馆试录汇钞》四十八卷、《同馆赋钞》二十四卷、《同馆试律汇钞》二十四卷、《乾隆己亥恩科各省乡试齿录》一卷、《成钧课士录》等。《成钧课士录》“风行海内，几至家有其书。十余年来习其诗文者，无不辍科节而去。至是同馆赋诗，学侣亦皆奉为圭臬。”^[10]除此之外，法式善还有一本编著，其名为《陶庐杂录》。共六卷，记录了明清两代的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树木、历史资料等。嘉庆二十二年（1817）二月，文人陈虞在京城刻行，有翁放纲之序。

法式善是蜚声于乾嘉文坛的文学家。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二十六岁中进士后，渐次闻名，成为乾嘉文坛上的一颗明星。他的文学著作有《存素堂诗初集》二十四卷、《存素堂诗二集》八卷、《存素堂诗稿》二卷（又名《诗龕咏物诗》）、《存素堂试帖诗》一卷、《存素堂文集》四卷、《存素堂文续集》二卷等诗文集。《存素堂诗初稿》收入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至嘉庆十一年（1806）十二月二十六年间写的 2077 首诗，嘉庆十二年（1807），汪云壑刻印。《存素堂诗二集》收入了从嘉庆十三年（1808）至十七年（1812）五年之间的 911 首诗。《存素堂文集》共收五十六篇作品，分为论、考、辨、序、跋、书、书后、例言、传、壮、墓表、墓志铭、碑文、记、铭等十六类，其中为自己和别人的诗文集撰写的序跋占多半纸张。嘉庆十二年（1807）文人程邦瑞在扬州刊印，随后《存素堂文续集》也问世。

法式善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理论家。其文学批评作品有《梧门诗话》十六卷、被选入《存素堂文集》和盛昱的《八旗文经》的序跋、书信等。《梧门诗话》是法式善诗歌理论的代表作。

如上所说，法式善的著作丰富多彩、引人注目。以此他不止一次地获得过同辈文人们的称赞和好评。嘉庆六年（1801）八月，杨芳灿为他《存素堂文集》撰序，称赞曰：“其文，情之往复也，令人意移而深远；其文，气之和缓也，令人躁释而矜平。采章皆正色而无驳杂，音调皆正声而无奇。”^[6]并且他的诗篇在符葆森《国朝正雅集》、王昶《湖海诗传》、赵怀玉《亦有生斋诗钞》、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等诗文集中都被选入了数十篇。法式善的这些丰富的文学作品不仅是蒙古族古代文学的宝贵财富，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遗产。斯大林说过：“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他自己的根本特性，都有那种只能为它所有而为其它所无的特色。这些特性乃是每一个民族带到共同的世界文化宝库使之充实及丰富起来的贡献。”^[11]从古至今，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则是在这温暖的大家庭中的一员，他所创作的文化即是其“带到共同的世界文化宝库使之充实及丰富起来的贡献。”

二、《梧门诗话》创作背景及其特点

《梧门诗话》共十六卷，评诗条目约有 898 则之多。卷一至卷十四品评了同时代的有名之士和无名之士的诗歌，卷十五、卷十六则是当时诗坛上的闺秀一百馀人的诗歌。全篇着重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后之人”的作品，并对“于边省人所录较宽”，“余子先辈名集虽甚心折，无所辨证，

概从割爱。至于寒畯遗才，盛誉不彰，孤芳自赏，零珠碎璧，偶布人间，若不亟为录存，则声忱向绝，几于飘风好言之过耳，故所录特火。”[6]《梧门诗话》多乾隆、嘉庆两朝文献，是研究乾嘉诗坛上的诗人的思想与其诗歌作品的重要资料。

关于《梧门诗话》的版本，记载有种种。盛昱《八旗文经·作者考丙》“法式善”条下载“所著《梧门诗话》未刊，稿本今藏番禺叶氏。”[5]杨钟羲《雪桥诗话》卷九记“所著《梧门诗话》未刊，《例言》见《存素堂文集》。”[12]恩华《八旗艺文编目》中载：“《梧门诗话》十二卷，钞，有缺卷。附《八旗诗话》钞，内仅有履贯及诗目，而非定本也。蒙古法式善著。”[13]法式善在自己的《与王柳村书》中说：“《诗话》虽传于南中，其实尚未削稿，蒙淳索，遂转鲍鸿起孝廉手录数十则求正。”[6]可知，《梧门诗话》卷数不详，“未削稿”时已部分抄传，流布南北。全书成，法式善已届晚年，刊刻未果，以稿本形式流传。近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其七十七种是法式善的《梧门诗话》，共十六卷，上下两册，603页，“为著者手定稿本”（影印本前言），各卷卷首下均有“诗龛居士法式善编”楷书书样。全书“字体工整，备受虫蛀。”（影印本前言）卷末有“癸巳中元孔德成借观”墨笔题识。本文所据的是此文海出版社影印的十六卷法式善手订底稿本。据说，北京图书馆藏有《梧门诗话》十六卷手抄稿本，尚未见。

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化风气里创作。《梧门诗话》是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大环境中创作的。法式善虽为蒙古族诗歌理论家，但其始祖福乐从龙入关，五传至其生父广顺均为清廷臣民。法式善生于京城，从小接受的是汉文化。他终生以诗文为性命，创作了多才多艺的文学作品，在乾嘉诗坛上辉煌三十余年，与当时汉族著名文人过从甚密。其文学作品具有中国古代文学的浓厚的特点，而《梧门诗话》是清代众多诗话中的重要著作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体有诗话词话、小说戏剧点评、选评笺注、序跋和书信等多种形式，与西方文论的宏篇巨著相比，大有差别，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独具的民族特点。其中诗话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主要形式。

“诗话是一种用笔记体写成的，兼具理论性质和资料性质的诗学著作。”[14]它“以资闲谈”的形式表达作家的诗歌理论思想。自北宋中期欧阳修《六一诗话》创体之后，诗话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呈现出无穷的生机，逐渐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独具民族特色的一种论诗形式。就其发展阶段而言，诗话崛起于宋，徘徊衰落于元，至明代而复兴，出现了第二个创作高潮。据《中国丛书综录》，明人诗话之作，以“诗话”命名的有十七部，未名“诗话”而属于诗话之体者有三十一部，合计著录为四十八部。到了清代，诗话进入了全盛期。“清代重要的诗歌理论家，除了钱谦益和纪昀以外，都以诗话作为发表诗学见解的主要形式。”[14]而且法式善所生活的乾隆、嘉庆朝是集古典诗学大成期，也是诗话发展的鼎盛期。根据不完整的统计，这一时期的诗话数量上百种以上，几乎全部清诗话的三分之一。就理论价值而言，继康熙、雍正时期的“神韵说”之后，主要从格调和性灵的角度对传统诗歌理论作出了超越明人的全面总结。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王士禛的《渔洋诗话》、沈德潜的《说诗萃语》、袁枚的《随园诗话》、翁方纲的《石洲诗话》、薛雪的《一瓢诗话》等。法式善的《梧门诗话》就是在这诗话体鼎盛时期，在王士禛的《渔洋诗话》和袁枚的《随园诗话》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但他并未盲从王士禛、袁枚，使其《梧门诗话》具有与众不同的自身特点。

王先需主编的《文学批评原理》中说：“文学作品有三个主要因素：审美因素，指作品中为审美需要和形式结构所决定的因素；心理因素，指那些为作家个人所决定的因素；文化因素，主要有某个时期特定社会中产生某作品的背景所决定的因素。”[15]由于每位作家所具的审美标准、心理特点、文化条件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相互之间大有差异。法式善的《梧门诗话》是清代浩瀚的诗话体著作中的一部。而它具有与其它诗话体著作不同的特点。法式善在他的《〈梧门诗话〉例言》中说王渔洋、朱竹垞的诗话虽然“宏奖风流、网罗殊富”，然而对于“边省诗人采录较少”；袁枚的《随园诗话》虽搜考极博，但因“寒畯遗方，声誉不彰，孤芳自赏，零珠翠璧”也无一不录。其旨是不让这些作品“声沉响绝”，同时要表现“熙隆人才之日盛。”《例言》中他还指出了自己作品的特点。他说：“太史采诗，所以观风；学者论诗，亦以论世”，而其《诗话》既不是“观风”，又不是“论世”。而是“品题风格，考证遗文而已。”而且他没有采用《彦闾诗话》那种“半杂神怪之说的作法”，也

没有采取《中山诗话》那种“史录嘲谑之词的”作法。他多“效窥豹之心”，“短章佚句，不无摘录。”“或记其人，或记其事，皆与诗相发明，间出数语评鹭，亦第就一时领悟所到随笔书之，未必精当，要无苛论，亦不阿好。”[6]概观其特点，可以由以下三个方面来概括，即搜集广泛、理论独特、品评公道等。

1、搜集广泛

与其它诗话著作相比，《梧门诗话》的资料搜集较为广泛。这与法式善的性格有密切的联系。法式善是为善交友的诗人。他同当时的各诗界名流有广泛的交往。他“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入词馆，专攻应制体，适性陶情之作，寥寥焉。厥后提调书局，入侍讲筵，交游渐广，酬答遂多。”[1]他与袁枚、翁方纲等诗坛名将有友好往来之外，同当时“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名流阮元也友善。阮元的《两浙輶轩录》即请法式善整理增补后梓行[16]；而法式善的《存素堂诗集》也是阮元在杭州主持刻印的。杨钟羲载：“阮中丞又为刻诗集于杭州，藏其书灵隐。”[12]与洪亮吉亦常唱论。洪亮吉《法式善祭酒存素诗序》引法式善语曰：“君知我最深，序非君不可。”[6]洪亮吉去世，法式善为作《行状》云：“当君牖唱日，余方侍班，一见即与订交。”[6]此外，纪昀、宋湘、张问陶、蒋士铨、王昙、舒位、王昶、张维屏、郭麟等诗坛先后名流，或同法式善过从论诗，或受到法式善提携。这样，法式善的诗学交游遍及了朝野上下和京城内各层次的诗人圈子，络结了不同流派的诗人群体。另外，法式善的书屋“诗龕”是当时诗学活动中心。不仅“京师文士一艺攸长，莫不被其容接”，“问字求诗者往往满堂满屋”[17]，而且来往于京城的各地诗络绎往会。正是在这广泛的交游和以“诗龕”为大旗的诗学活动中法式善搜集到了丰厚的资料。他把这些珍贵的资料作为基本材料和批评对象，针对当时诗坛现象，结合自身创作经验和审美趣味，于晚年完成了《梧门诗话》。这使《梧门诗话》具备了搜集广泛特点。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上：首先，他所选录的主要是与作者同时代诗人作品。诗话之体，所选录、品评的作品是有历代文人的，也有与诗话作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两者相混不清。如明代谢榛的《四溟诗话》中曰：“唐人诗法六格，宋人广为十三，曰：‘一字血，二字贯串，三字栋梁，数字连序，中断，钩锁连环，顺流直下，单抛，双抛，内剥，外剥，前散，后散，谓之层龙绝艺。’作者泥此，何以成一代诗豪邪？”[18]如此各朝代的诗评相杂在一起的情况处处可见。但是法式善的《梧门诗话》着重于“康熙五十六年之后的人”的作品，其中与法式善同时代诗人的作品占大多纸张。其次，《梧门诗话》中并没有专门选录、品评有名之士的作品，而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寒畯、边省诗人以及闺秀的作品。法式善自己说到：“余子先辈名集虽甚心折，无所辨证，概从割爱。至于寒畯遗才，声誉不彰，孤芳自赏，零珠碎璧，偶布人间，若不亟为录存，则声沉响绝，几乎飘风好言之过耳。故所录特火。”[6]更要注意的是该诗话卷十五、十六专为当时诗坛上的闺秀一百馀人的作品。这是诗话史上罕见的。他认为：“本朝闺秀之盛，前代不及。”[6]诗话中法式善高度评价了那些名媛才女，如评王采薇《长离阁诗集》云：“幽香怜艳，合长吉、飞卿为一手，真闺阁奇才也。”（《梧门诗话》卷十五）评江碧岑云：“才笔雄健，不可一世。……真不栉书生也。”（《梧门诗话》卷十五）并且赞赏张滋兰与里中名媛江珠、陆瑛等结“林屋十子吟社”，叹为从来未有新鲜事。（《梧门诗话》卷十五）这远远超越了袁枚《随园诗话》中所录的女诗人作品的数量。这是法式善思想进步的一面。再次，《梧门诗话》中主要是录诗，而专门论诗的地方并不多，他是“或记其人，或记其事，皆与诗相发明，间出数语评鹭。”

2、理论独特

从清初到乾嘉时期，诗歌创作流派纷呈，诗学理论百家争鸣，是集古典诗学大成期。其中王士禛所创导的“神韵说”、沈德潜所创导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最有影响。法式善的《梧门诗话》主要受王士禛和袁枚的影响，但他并没有盲从，从而建立了自己独具的理论思想。袁枚倡导“性灵说”，提倡写个人的性情遭际，写个人的情怀，要求突破传统的束缚，反对翁方纲的以“学问为诗”。他认为文学创作主要是抒发“性灵”，“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19]所谓“性灵”，“‘性’是情的表现，则‘灵’便是才的表现。”“才是情与才的综合。”[20]法式善尊性灵派的代表作家袁枚为“前辈”，其《存素堂诗初集》自序中载，此集最初“汇钞两大册，寄袁简斋前辈审定。简斋著墨卷首，颇有裁汰。”[1]法式善论诗首主性情。这受到袁枚的一定影响。但是他的“性情说”与袁枚的“性灵说”是有区别的。他在《梧门诗话》

中称：“随园论诗专主‘性灵’。余谓‘性灵’与‘性情’相似而不同远甚。……取性情者发乎情，止乎礼义，而泽之以风骚。汉魏唐宋大家俾情文相生，辞意兼至以求其合。若易情为灵，凡天事稍优者皆枵腹可办，由是街谈俚语无所不可，苛秽轻薄流弊将不可胜言矣。”（《梧门诗话》卷七）“诗善写性灵，而造语精到，无率易之病，是善学随园者。”（《梧门诗话》卷十三）又引吴澹川《酒后客来》诗，评曰：“每自诵此诗，纯乎自然，不由人力，近人所谓性灵诗，能及此否？”（《梧门诗话》卷十三）他在《鲍鸿起〈野云集〉序》中又指出了“性灵”的弊端，说：“从性灵出者，不深之以才学问，则其失也纤俗。”^[6]在品评诗歌表现形式的审美标准上，法式善是受到了王士禛“神韵说”的影响。“神韵说”主张应该蕴藉、含蓄，主张艺术应该冲淡、清远、超诣。法式善受王士禛的影响，论诗以含蓄蕴藉、自然无戒为贵。他说：“赋物诗不脱不离最难”（《梧门诗话》卷一）、“咏古事诗以浑融蕴蓄出之乃佳”（《梧门诗话》卷四）、“七言绝句最忌衰飒，以神韵绵长为极则”（《梧门诗话》卷七），称赞王子云“好句有不从思来者，……眼前光景，写来自然入妙”（《梧门诗话》卷三）、黄任“诗笔之妙，殊近自然”（《梧门诗话》卷四）。“神韵说”追求的就是那种天然入妙、余味无穷的诗意。同时法式善强调含蓄蕴藉，也有针砭时弊的意味。法式善同翁方纲的关系更密切。法式善的生父广顺曾受业于翁氏门下，法式善写诗经常受到翁氏指教，翁方纲给他详细讲述过诗家学杜的所谓“秘妙真诀”。^[16]两人同在京城，时相往还，“谈艺苏斋”。^[6]（卷三：《翁覃溪先生临文待诏书跋》）但对翁方纲所创导的“肌理说”，法式善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诗之为道也，从性灵者不深之于学问，则其失也纤俗；从学问出者不本之于性情，则其失也庞杂。”^[6]

3、品评公道

清代诗坛门派众多，王士禛、翁方纲、沈德潜、袁枚等人各举其帜，宣传自己的理论思想。而法式善不属于哪个诗派，没有门户之见。《梧门诗话》中以“诗以道性情”为原则，收录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之后的各派诗人的作品。他所收录的作品中有受神韵派代表王士禛和娄东派代表吴伟业影响的诗人，又有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和以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的诗人，还有许多不属于以上诗派的诗人的作品。对于这些众多门派诗人，法式善认为“诗家宗派不同，各有所至。世之执一以例百者，观此当爽矣。”（《梧门诗话》卷六）这与法式善地府海涵的襟怀、鸿儒雅量的品性大有关系。文学作品是能够充分地反映作者的为人。陆游曾说：“夫心之所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21]法式善“虽鸿才硕彦，务得片言常识，便足增价。”于“单寒之士，尤加意怜恤。”^[22]这温厚宽仁的品性在其《梧门诗话》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梧门诗话》的诗作品评，以“性情”为标准，凡是表现真性深情的，不论哪一门派，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所以公道是其诗话的重要特点。

法式善在《梧门诗话》的诗歌品评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诗歌理论。这无论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还是在蒙古族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成中都有其应有的贡献。虽然它并非母语写成，而且在汉族古代文论的大环境中，具继承和发展的传统理论；但它是蒙古族作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又对当时或时后操用非母语创作和研究的人们起了启迪和指导作用，体现了蒙古族文化的历史特点，同时对蒙古族古代文论的多维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我们应该多加重视。

参考文献

- [1] (清)法式善. 存素堂诗初集[M].
- [2] (清)赵怀玉. 亦有生斋集[M].
- [3] (清)王崑孙. 惕甫未定稿[M].
- [4] (清)皇朝通志[Z]. “氏族略”
- [5] (清)盛昱. 八旗文经[M]. 光绪辛丑（1901）年刊官刻本.
- [6] (清)法式善. 存素堂文集[M]. 嘉庆丁卯（1807）刊本.
- [7] 佚名. 清史列传[M].

- [8] (清)法式善.槐厅载笔[M].
- [9] (清)法式善.清秘述闻[M].卷上:朱圭:《〈科名故实二书〉序》,嘉庆己未(1799)年序刊木刻本.
- [10] (清)法式善.自订年谱[M].
- [11] 马清福.蒙古族文艺理论家法式善[J].民族文学研究,1986,(2).
- [12] (清)杨钟羲.雪桥诗话[M].卷九.
- [13] (清)恩华.八旗艺文编目[M].光绪辛卯(1891)跋刊铅印本.
- [14] 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5] 王先霭.文学批评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6] (清)法式善.陶庐杂录[M].
- [17] (清)王昶.湖海诗传[M].嘉庆八年(1803)年刊本.
- [18] 谢榛.四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19] (清)袁枚.随园诗话[M].卷五,卡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 [20]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1] 陆游.上辛给事书[M].
- [22] (清)王豫.群雅集[M].

Fa Shishan and sim 《Wu Men Notes o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HONG Wei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Wu Men Notes o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by Fa Shishan, a Mongolian poet in Qing Dynasty, is one of the numerous works of comments o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Qing Dynasty. It is also a treatise on literary theory of ancient Chinese written by a Mongolian. He carried on and developed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of Chinese and was influenced by Wang Shizhen, Yuan Mei and other poets in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of Chinese. During the period of 30 years when he chaired the poems forum in ancient Beijing in Qing dynasty, he finished Wu Men Notes o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he critical works of poetry, and a lot of articles on poetry. As a result his poetry theories with the core of temperament came into being.

Key words: Fa Shishan ; Wu Men Notes o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收稿日期: 2004-05-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01BZW046);

作者简介: 宏伟 (1975-),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蒙古学集刊》编辑,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蒙古族文论研究。

